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四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兌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為卦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為有節之象故為節易傳

節亨苦節不可貞

伊川先生曰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不可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有過則有節不及无節也過而不知節則傷害隨之節無傷害是以亨也節之過與无節同非亨之道故苦節不可貞如是則節无它道焉中而已然節獨以過為主中由過與

不及言也此其所以異者易說

新安朱氏曰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兊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為貞也本義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伊川先生曰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為節所以能亨也　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　說以行險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一作之）所說則不知已過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　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

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以苦節為貞其道之窮必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節有所制而不過也節有制度節其已甚則亨其道大𣪁不可以繼所謂苦節不可貞言不可守之以為正也

龜山楊氏曰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

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人必先於節用

論語解

白雲郭氏曰節之成卦自泰三五而来剛柔分而上下剛上而得中故為節且賁之與節皆自泰來其義相類賁則柔来而文剛剛上而文柔節則柔来而節剛剛上而節柔夫泰為天地純剛柔之卦賁以剛柔純質而无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无節故節之彖言剛柔分而剛得中則知節之名

卦以剛柔皆過盛爲義也是以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而節則終其義者也然天下之理中則可久不及與過皆非可久之道若節過中是以其道易窮而不能久也說以行險非苦節也中道也九五居尊位有能節之勢而行甘節之道道與位當故言當位以節居中得正其道乃通此節亨之義也人知過盛之可節而不知天地非節亦不能有成是非獨人事而已故聖人因明天地節而

四時成為君者必法之以制度故不傷財不害民也天地節者剛之節柔柔之節剛也剛節柔猶冬之有春柔節剛猶夏之有秋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乎泰之六五以剛節之而成坎少陽也春之象也泰之九三以柔節之而成兌少陰也秋之象也天地之節於此可見故易之卦變於節為尤詳然易卦雖以人事為主亦未有不本於天地而來者葢上下二體三才亦皆具天地之象

聖人明人道本於天地故彖之所言或取變或取二體三才其稱天地亦非一道也革節是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節渙之反泰之變也泰分九三之五以節其上之柔分六五之三以節其下之剛剛柔分而有節二五之剛得中上下節之而不過所謂節者剛柔有節而不過乎中不過則亨故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不曰柔得中者剛得中則柔不過矣此以卦變二三五爻言節之所以亨也上六

乘剛處險守而不變所以不可貞者節之道窮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守而不變苦節也凡物
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
節則違情性之正物不能堪豈道也哉申屠狄之
潔陳仲子之廉非不正也立節太苦不可貞也夫
節者為其過於中也故節之使不失其中上六正
而過矣安能節乎故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自不肖覩之過者為賢自

中言之過不及一也謂之正者貴乎中正也正而失中不可正也故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此以上六无應戒苦節也兊說也坎險也人情易則行險則止凡止而行皆有節險之道節止而不行者也泰之九三上行自兊成坎以說行險也以說行險雖止不失其和矣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故曰說以行險此以九五言節之亨也九五節之位也中正節之道也當位以中正為上下之節各適其宜

无所不行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以九五言節亨者當有位也九三一變歸妹震為春離為夏節之以春夏也再變節兊為秋坎為冬節之以秋冬也天地有節則隂陽寒暑不過而萬物成於艮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離兊為貝貝為財乾為金玉坤為民泰甚則人欲縱人欲縱則財用匱乏百姓困窮故量財之所入計民之所用節以制度自下等級而上其費有經其斂有法財既不傷民亦

不害是以天地不節則四時不成王者不節則民財不生无非節亨也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又推原卦變互體以盡節之義也在卦氣為七月故太玄準之以度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柔分而剛得中以卦體釋卦辭若節又以理言說以行險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為通天地節節以制度極言節道

本義　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

更没去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廝匝了更去不得這裏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它是自然之節初无人使它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脩道之謂教天秩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无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措出來語錄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伊川先生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

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澤上有水水過必溢節之不可過也以節議制度則名分不可亂以節議德行則賢能大小稱其任

白雲郭氏曰澤无水困則為不足澤上有水則為

有餘不足則爲困有餘則當節理之常也在人之節則制數度所以節於外議德行所以節於内也爲國爲家至於一身其内外制節皆一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澤之容水固有限量虚則納之滿則泄之水以澤爲節也君子於民亦然制其多寡制其隆殺制數度也制數度者坎之象也律度量衡皆始於黄鍾冬至之律於辰爲子於卦爲坎九五以中正爲節也乾爲德震爲行兊口爲議議德行

者恐其中而未正也易傳曰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易傳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伊川先生曰户庭户外之庭門庭門外一作內之庭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一无故字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户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為戒甚嚴也　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户庭則无

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一无信字）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見塞於九二故不出（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以剛居節之初宜立法以制節人之有欲為上之所制節其始多不說君子知通塞

之有時與夫人情難與慮始故立法之初慎密不出則不為異論之所近矣故曰不出戶庭无咎

白雲郭氏曰六爻惟初為有應而曰不出戶庭无咎者所以節之也不知有節則出入无時而失慎密之道且通則行塞則止當出則出初不係於有應无應也應者助其外而已而在我之節其可廢乎故象以不出戶庭為知通塞而繫辭又明慎密不出之義聖人之旨深矣節之議德行於此可見

伊川曰戶庭戶外之庭也門庭門內之庭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六四正應也往來相易不窮故曰通九二近而不相得窒其所行故曰塞初九兌體剛決動成坎坎水為知故知通塞五艮為門闕交兌為戶四在門闕之中為庭不出者自守以正而已動有險故不出戶庭乃无咎不出則處也在言語則默亦是也不出而處不語而默雖有正應不說也是之謂節兌為口舌故繫辭專以慎密不

出言之易傳曰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君子貞而不諒或曰艮為門闕又曰交兊為戸何也曰兊為戸震為門艮土在啓閉之際故為門闕乾始於子至丑直艮至寅成泰泰者天地交通至卯直震故震交艮為門震即乾之闢戸也是以雷發聲蟄蟲開戸坤始於午至未直坤至申成否否者天地閉塞至酉直兊故兊交艮為戸兊即坤之闔戸也是以雷收聲蟄蟲坏戸易傳

新安朱氏曰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惟其

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一作益不及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柔位陰故不出門庭凶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以剛居中法成中節可以出矣而以陽居陰持慎密之意失時不行治道將廢故

曰不出門庭凶戶謂房室之戶戶庭內寢之庭庭之不出乎內也門大門也門庭外寢之庭自外寢達於大門之外及諸人也

白雲郭氏曰初為不當有事之地而二以剛中居有為之位其道不可同也故初以不出戶庭為知塞而二以不出門庭為不知通知塞故无咎不知通則有失時之凶矣極至也有初故可以節二有二則可以節初二者亦相濟之道歟易説

漢上朱氏曰極至中也二動歷四應五成震震為門四在門闕之中為庭二以中應五之中極也當其可之謂時故曰時極時極者時中也九五剛中當位酌民情以為節九二有剛中之德動而應以趨節之時則中正之節達於下矣得時極也若說於三陰與五異趨固而不知變門庭可出而不出是得時極而自失之也所以凶者其節不正也故聖人戒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門庭門内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户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户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户庭主心門庭主事語錄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

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已所自致无所歸咎也　節則可以免（一作无）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非其位失節也然能居不自安則人將容之故无咎允說也故能嗟咨取容　王弼於此无咎又別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有過之心則亦无咎也若武帝下罪己之詔而天下悅夫人過既改則復何咎之有（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成卦之初論之則六三所以節剛也自生爻之後論之則六三居不中正乘剛履險不知節者也不知節則傷嗟且至咸其自取又誰咎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柔不當位說而失中不能節之以剛者也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三不能節則乘剛失位以說從人而已不能堪焉故憂發於口咨嗟而已三變而剛剛不失節

而上自應夫何憂哉易傳曰節可以免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此爻與離之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異而意同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此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本義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伊川先生曰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為

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為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為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為節足以亨矣一作是以亨也　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以陰比陽以柔從剛安行承上之節而无勉強矯為之意此六四之所以亨也亨自亨

也未足以及人古之所謂守節之士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節止也凡止物有險之道險非人情之所安上三爻皆處險六四當位履正安於處險以順承上而止物焉安於節也六四能安於節者以承上中正之道以此節下下必應之節道行乎上下而亨亨則通矣非中正豈能安其節哉易傳曰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語録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説從節

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　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為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居中得中處位優為其節者也守之不懈富貴常保故曰往有尚易說

白雲郭氏曰安節自安而已而人未必安甘節則施之於已施之於人皆不以為苦故无往不可所以為人君之道九五居中履正以甘節節天下上

下同之其吉宜矣盡節之大者是以往有尚也詩所謂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者其往有尚之意與益言日進而无已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節者理之不可得而過者也九五居位以中為制節之主安行於上而不動甘節也五自泰九三變以說行險有甘之意先王建國宅中均道里制邦域之時乎正則吉二說從之往有尚也尚配也往有配乎中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

極往有尚也故九二不出門庭凶彖言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文止言居位中何也彖言九五一爻此言九五九二相易也易傳曰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至善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

亦為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　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葢節之道至於窮極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險之極故曰苦節苦節而不貞悔也必貞而凶則道雖窮而悔亡苦節反若獲吉取悔必多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六陰過乎中居節之極陽盈陰虛其節已甚苦節者也用過乎節物所不堪守是不

變物窮必乖故曰貞凶禮奢寧儉未害乎義故可以悔亡

白雲郭氏曰上六居節之極蓋節之過者以苦節人固不能於以自節亦非可久之道如是為貞則凶矣夫苦節不可貞而上六固守之故凶而道窮也伊川曰上六之悔亡與它卦異蓋言悔則凶亡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節過乎中居險之極人所不堪下无

說而應之者苦節也不可貞貞則凶其道窮也上六固守乎正不知俯而就中則悔亡五中也悔則窮能悔則凶亡矣易傳曰悔亡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意異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本義　閩節卦大抵以當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

止耶先生曰然又問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无悔葢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節而預知所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險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二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先生曰恁地說也說得然九二一爻看來甚好而反凶終是解不穩語録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四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五

頭等侍衛納喇性徳編

䷼ 兌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為之制節使不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為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於水中為中孚之象感謂感

而動也内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亦為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一有而字）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易傳）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伊川先生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雜卦曰中孚信也夫信者孚之一也

孚者其道之大全也以信不足以盡孚故必曰中孚然有信之而信者有作也有未嘗信之而信者无作也无作中孚是也故自人之為德論之則曰信又其小者則信於言而已自道論之則曰孚或未見於有為而其道可孚或无其人焉而是道為可孚皆曰有孚也故孚之道有无心於信天下而天下信之之意无不感也无不通也亦无不受而容之也无作也无止也亦无損益盛衰之理有孚

於一身於一家於一國於天下遠近大小衆寡之不同其孚一也然易之卦皆道也而爻則人也在卦辭言之則主道也在爻辭言之則言孚其人也而中孚又以名卦者以信不足以名卦也且道有誠有孚有信人或未之别盖信者孚之一也孚者誠之一也道之所至誠亦至焉故道大誠亦大而孚為道之信信為人之德是其别也自二帝以來言信者蓋寡至成湯而後言彰信兆民文王演易

復稱孚詩人亦言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故道之盛者後世莫若文王也至武王而後復言惇信明義及乎世衰道微人不知孚之為道獨知信而已孔子作易所以曉天下萬世欲其明而无惑故為言曰中孚信也是使後世由信而可得中孚之道也學者於此即以信為孚以孚為信不知孚之有别斯失聖人釋經之旨矣夫中孚之象中虚也虚已而對物則无物在物先來則

應之不來則无應此中孚之為信所以進乎誠也苟實其中則先物有物矣先物有物則不誠在物先安得謂之孚乎故子絶四曰毋我毋我則虚已矣是无先物之物也上天之載无聲无臭亦不過如是而已使有聲臭實其中非天道也有物以實其中非聖人之道也豚魚吉者信及豚魚也惟天地之道可信及豚魚葢天地以生為德而无私於豚魚以生為德故豚魚以是道而生信及也使有

心於豚魚則信及者微而其不及者大非天地也聖人法之亦如是而已信及豚魚則孚於天下可知也利涉大川中虛之有濟也利貞者中虛之德也中虛之德天德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孚信也為卦二陰在内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為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

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貞也 本義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伊川先生曰二柔在內中虛為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為孚之象卦所以為中孚也 以二體

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説為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説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説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　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　以中孚（一作虛）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一有中字）則无沈覆之患（一无之患二字）卦虛中為虛舟之象　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乎貞而已（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中孚上巽施之下悦承之其中必有感

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信且正天之道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中孚信由中而達外也乘木舟虛者巽體而柔在内也

白雲郭氏曰中孚之象二陰居内而二五剛中下說而上巽故孚聖人法此所以化邦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豈非化邦之謂歟豚魚物之至微而无知者信之難及者也信及豚魚況於有知者乎又

況於人乎觀此則化邦可知矣巽木也木而中虛所以難可濟也利貞乾德也虛中而利貞其乎所以應天而大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中孚自遯來訟之變也二五不應六三孚於上六四孚於下二爻在中而孚中孚也易傳曰中虛者信之本中實者信之質夫信之未彰无形矣其中已有信也非中虛乎靜而正發而當反諸己而不怍斷然如金石之不可易非中實乎

故曰柔在内而剛得中此以三四二五言中孚也上巽施之下說從之巽說相與不期於孚而孚焉猶鳥之孚卵也巽伏於上說從於下不動而柔者化剛者應拚然而飛矣化邦之道不幾於是乎坤在上為邦國外巽内說感之以誠信久而自化不為而成也其象巽離化坤巽離者萬物化成之時故曰說而巽孚乃化邦也此總六爻而言中孚也豚魚六四也中孚六四即訟坎之初坎為豕其初

為豚三兊為澤四巽乎澤為魚六四一爻具豚魚之象而在中孚之中信及豚魚也先王之交萬物无非信也取之必有時用之必有節風有騶虞信及豚也頌有潛魚信及魚也動物之蕃息者莫如豚魚信及豚魚上下草木鳥獸无所不及而至誠之道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如是乃吉六四正也正則吉信至於賞罰而亦之者末矣非心服也其終必凶故曰豚魚吉彖曰信及豚魚也此以四六言

中孚也坎為險難初越二三涉坎成巽巽為股涉大川也兌澤而為大川決而成川也巽為木兌金刳其中舟虛也舟虛者中虛之象九五巽體其中虛不以好惡之私累其心其下説而不違利以濟難也夫乘木之利乘桴不如乘舟重載而乘險者不如虛舟之為安仗誠信而蹈大難猶乘木而其中枵然豈復有風波之虞哉古之人虛已遊世五兵兕虎不能害用此道也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

虛也此以四五言中孚之功也天之道不言而善信四時自成萬物自生正而已矣正誠也六四之正乃應乎天者以其心正其心正則其意誠乃應於天之道非人為也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此以六四初九相應言中孚也初九本九四乾在上為天之象在卦氣為冬至故太玄準之以中易傳　又曰中孚王洙曰柔在内而巽説合和之性也剛得中而上下信化育之道也中孚天理之

端叶於教化之義若鳥之孚卵柔渾於内而剛觳於外嫗伏化羽不違其期自然之信也此與小過旁通自中孚而變故小過有飛鳥之象焉叢說

廣漢張氏曰詹體仁闢齋於便坐屬予名以其虛且長也則題之曰虛舟他日體仁謂予曰漆園之說適而離吾無取焉耳在易之中孚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將於是焉體之予嘆其善思也則又為之銘心本虛理則實應事物無轍迹來不迎去不留

彼萬變我日休行斯通險可濟乎豚魚貫天地曷臻兹在克已去其室斯虛矣南軒集

新安朱氏曰說而巽乎乃化邦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以卦象言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信而正則應乎天矣並本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伊川先生曰澤上有風感於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動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於中

故為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寛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易傳

藍田吕氏曰澤中氣散而為風澤上有風澤氣達其外者也中心惜怛則愛人之仁達之於外則聽訟而求生

白雲郭氏曰治獄聽訟虛中為先實其中則有閡

此中孚之卦君子所以議獄緩死也議獄亦舉一端言之也凡天下之務當虛中者皆如治獄用中孚之道也且聖人之為治也有道以為之本刑罰助治而已非聖人之所專任以治天下也知此則知虛中之道矣不知此則刑罰先實其中道无自而入焉是其為治无適而非刑也安得議獄緩死之事哉如書言宥過无大又言罪疑惟輕皆議獄之謂也觀舜與皐陶之言然後知聖人之刑舜之

戒臯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五刑者正所以弼五教故命臯陶於契之後非五刑可獨任以致治也曰刑期于无刑民協于中則聖人之心以无刑在刑之先此益虛中之道也其命臯陶則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知舜之刑由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有之非此則无用於刑也臯陶稱帝之德曰宥過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知聖人之刑皆不得已而

用也不得已而用則由天下有罪而後有刑葢聖人不先刑以制天下也故至於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則盡乎天下之道矣中孚之獄如是而已後世舍道德仁義獨任刑以爲治者不患天下之不孚而患網之不密不患德之不洽而患文之不峻於是有封屠夷族之禍而人之有生殆犬彘之不如矣又安足與語中孚之道哉秦漢是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澤上有風澤中應之中孚也中孚信

也中孚自訟變坎為獄九四之初坎成兊兊口為議獄也議獄者議其獄情之正否也艮六變成中孚艮體盡矣為游魂游魂死之象震為反生緩死也緩死者未必死也君子議獄緩死則好生之德孚於上下矣傳曰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出輕刑解稽留法此象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本義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

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 語錄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吝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他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為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

應則非虞也　當信之始志一无志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葢其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為信之始其信未孚而志應在四進有二三剛柔之間非以禮自防使為衆所信取悔之道也故必防其萌使志不亂孚交如則威如乃吉易說

藍田吕氏曰初九中孚之初剛而有應慮未孚於

所應自防而不安於它志一不變者也故曰虞吉

有它不燕虞如虞行防守也燕安也

白雲郭氏曰中孚之虛无物閡其中故其孚最為近誠虞吉者審度吉道而有行也度吉而行固善道也然已為有物非中孚之虛矣故言有它有它則中實非安於中孚之道象言志未變者言虞吉有它之志未能忘也忘此則中孚矣初九中孚之始未能盡其道故尚有虞吉之志盡中孚之道者

无適而非吉又何虞乎_{易說}

漢上朱氏曰中孚之初戒在審慎其所信初九六四正應也初宜信四而初四相易以失位為憂以其有憂也故虞度之虞乃不失其正應故吉虞度而得其所從宜誠一不貳有它則擇利而動心无所主惑矣燕謂三也雷在澤中有燕息之象三非初之正應初與三同體説乎陰而往應之為有它初之三歸妹象毀而不燕以其貳也初九所以虞

吉者得其所從其志未變於三變於三矣何燕之有易傳

新安朱氏曰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或問上蔡語録云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竊意窮物葢窮理也萬物各有其理將欲處之各盡其道非研窮工夫則無

由得然人固自有天然之本體純粹清明不待思慮不勞計度遇事觸物而吾胸中一際接焉固有至當之理油然而生若夫心之容物固所以求其天奈何人之私意易萌思慮所不及計度所不逮則背理傷義未能保其不无也往時侍坐誨以易傳中孚之初九曰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夫既變則已違夫天矣虞之則涉於人固有正不正矣恐亦是此意乞賜詳誨荅曰心之窮

物有盡而天者无盡横渠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來説爲近別集

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伊川先生曰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説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

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中體巽无所私係德必有鄰物願所歸位以德致為五所任故曰與爾靡之靡偃也順從之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中孚之時以剛居中而无私應至誠虛心樂善者也以陽居陰又處二陰之下慎

獨為善不愧屋漏也至誠慎獨則凡同氣類者雖遠必應故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至誠好善則樂與賢者共之故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白雲郭氏曰中孚之道與物无閡況於交感之際為感通之易者乎是猶鶴鳴於幽陰之中而其子和之必至之理也有好爵以與爾靡之又其子之願也是其所以和也好爵猶美道也吾與爾靡其道虛已以容人也葢言中孚之美道其能感人也

虛已而已然中孚本應物之道二得之而三失之

易說

漢上朱氏曰訟離為飛鳥變震為鶴說卦震為鵠鵠古鶴字也穆天子傳列子皆以鵠為鶴鶴震聲感兑鳴於正秋九二之象也九二剛實而中中孚之至者九居二鳴鶴在陰也坤為母巽四為子四與二同震體而九二陽為大六四陰為小故四有子之象二四志同二鳴而四和二中也四亦中虛

心之象其應豈強為哉出於中心願而已矣荀子所謂同焉者合類焉者應故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巽為命五出命者也陽為美好好爵者爵命之美吾四自謂也我四謂五猶曰我君也爾親乎二也二誠於中四自和之若曰我君有好爵吾與汝共靡之非二有求於四也四於五其疏附之臣乎靡子夏傳陸績作縻巽為繩縻係之象當作縻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莊子曰吾無食我無糧

古人文章相錯而成此爻所謂我吾亦然易傳曰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閒惟知道者識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繫戀之也本義

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爵爾靡亦不知是說甚底繫辭中又說從別處去 中孚九二爻自不可曉看

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並語錄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虛中為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一作心

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惟所信是從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從乎所信也惟係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為也　居不當位故无所主惟所信是從一本有是以二字所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非所安物之所惡剛而乘之柔不相比進退之際惟敵是求不恒其德莫非已致一作惟敵是得故求之云云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雖與上九應而比於六四近不相得所以得敵以柔處下既不能勝故或鼓或罷位既不當又不安常故或泣或歌

白雲郭氏曰自一卦論之則三四為虛中自爻言之則六三之不當位又不若六四之能虛已也且中孚之道不立已何得敵之有得敵則有已甚於虞吉故物或怒之則鼓或困之則罷或悲之則泣或樂之則歌四者有感於外而動於中者也感於

外而動於中不能忘敵也不能忘敵有我之過也惟中孚虛已无與為敵外物之來如投虛然或怒之則无鼓也或困之則无罷也或悲之則无泣也或樂之則无歌也舉无得敵之理則其道全矣

漢上朱氏曰敵者勢均而不相下也艮之彖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言六爻勢均當應而否故子夏傳曰三與四為敵葢三四同體而異意近而不相得六三不正小人也六四正君子也三小人不見

信於君子而志在得四四終不可得震為鼓三動鼓而進将以張之也而四不應既罷而息将以誘之也而四不來三動離為目兊澤流目或泣以感之而四不憂巽為長震為聲兊口為言長聲以永其言或歌以樂之而四不悦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小人之情狀盡矣四守正終莫得之處位不當无以取信於君子也豈能強得之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

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為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本義　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其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无常也語錄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伊川先生曰四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位一作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

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為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于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為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係於初是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　絶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一作相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誠以接物體巽居柔陰德之盛美者也陰德盛美物所願交故必一其所應絶類於上使陰不疑陽如月近望而不過於盈可以无一作免咎易說

藍田吕氏曰六四以陰居陰陰之盛者居巽之下不敢盈也故曰月幾望與三皆陰匹也棄其類匹上乘九五故曰馬匹亡能體柔巽舍不肖而尚賢故无咎

白雲郭氏曰六四處得其正葢有中孚之道者月

幾望居盛位而不盈也馬匹亡舍衆志而獨上也六四近君有自盈之失今月幾望則虛已而不盈矣馬匹不亡則有鼓罷泣歌之累今馬匹亡則安行上道終无得敵之理是以无咎也匹亦敵之類也得敵匹亡其道相反也彖言柔在内而交則其道相反葢卦爻取義有不得而同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處當位近君其道上行成孚者也

訟離為日坎為月坎變震月在東也離變兌日在

西也月東日西望也五在中四為幾望隂道之盛盛則敵君禍敗必至不可不戒古者駕車四馬兩服為匹兩驂為匹不能四馬則駕兩馬曰駢駢亦匹也四震為作足馬四應初成坎坎為美脊之馬兩馬匹也震坎陽卦類也四之上絶其類而不應則馬匹亡矣孚道在一四上從五亡其匹則絶係應之私无敵君之禍易傳曰係初則不進其能成孚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巳為匹四乃絶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本義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為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　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

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乎盛位而信不交物未免於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剛中居尊信結於下故曰有孚攣如无咎

白雲郭氏曰孚之道无不通亦无不感可以通天下之志至於固結攣如是以无咎九五君位足以感通天下又无私應之累故直曰有孚攣如位正

當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在上六四在下君臣之位正也九五剛健中正六四柔巽正而順君臣之德當乎位也五四君臣相孚上下固結如攣然相易以致相孚故无咎攣拘攣也五四相易有巽股艮手離目相就拘攣之象大忠為令德苟非其人不可君臣之際非位正德當其孚如是豈能无咎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

為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_{本義}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於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不通一无而字

如是則凶也_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處信之極好居物上信而无實窮上必凶一云將變而為小過也_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陽居上其聲遠聞而實不稱以是為正勢不可長是以凶也翰者飛而鳴也飛而鳴者雖遠聞其聲虛也況登于天乎

白雲郭氏曰中孚虛已也虛已者道之虛也道之虛故足以應天下之實而无不通焉是以聖人尚

之也翰音登于天聲之虛也聲之虛不足以有為也以是為貞則凶矣虛聲无實非可久之道也九五知虛已而用道於中故足以通天下之志上九獨務虛聲而事於外不知其道已喪於中矣故凶而不可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為雞剛其翰也柔其毛也翰羽翮也震為聲上動反三成兊雞振其羽翮而後聲出於口翰音也乾五為天六三往上陰為虛翰音登

于天也鳥之類聲聞于天者鶴也雞无是實虛聲聞于上雖登于天須臾則反其可長乎巽為長三之上巽毀何可長也不信之極正乎其凶故曰貞凶張載曰信而无實窮上必凶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為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本義

鄭東卿說易象亦有好

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葢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内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言鼎象鼎之形革象風爐這是他說得好處他却晝欲牽合附會少間便疎脫今人學問且欲於正段處理會却些小零碎底亦用得一向只是理會這箇便不是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五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六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艮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為卦山上有雷雷震於髙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盖為小者

過又為小事過又為過之小易傳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用於時救文之獘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伊川先生曰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

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

正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

可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

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葢順

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大過四剛二柔剛過之象小過二剛

亦曰過者葢剛實其中則為過矣是以聖人貴夫

居柔而用剛故中孚而後有小過頤而後有大過

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旣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本義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伊川先生曰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為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為小過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一作求亨也 過而利於貞謂與時行也時

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　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彖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葢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中剛一作實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為義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一作能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為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為順乎

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時宜用過雖過正也　失其所安者必矯其所為以求安過於自大其勢必危過於自損可以獲吉故曰上逆而下順飛鳥之象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小過過於小事者也二柔居二體之中有二柔以輔之小者過也君子之過皆以濟其不及然後可以會於中大過以濟其大不及小過以濟其小不及者濟所以亨也時過則過以過為

正故利貞飛鳥張翼於外以舉其身則外虛而內實矣小過二陽居中四陰在外以翼之陽實陰虛故有飛鳥之象焉凡事之過則聲遠聞而實不稱如飛鳥遺之音也飛鳥不宜上宜下上窮而下有止也過慢過奢則凶不宜上也過恭過儉則吉宜下也上偪下則可下僭上則不可也

白雲郭氏曰小過之亨葢以小者過則亨是以可小事也過以利貞故能與時偕行而无違非利貞

則雖小過亦不能有行矣此小過所以莫先於利貞也可大事者剛也柔可小事而已二五柔中故小事則吉三四剛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凡剛非二五皆非得位故言剛失位而不中也中孚虛中而實外舟虛之象也小過中實而外柔飛鳥之象也飛鳥遺音能下不能上上則逆也下則順也逆則无適而非凶此順所以為大吉也由是言之則小過之義可過於下不可過於上可過於順不可過

於逆可過於柔不可過於剛故不及其君遇其臣所以為小過之无咎歟易說

漢上朱氏曰小過與中孚相易其卦四陰二陽陽為大陰為小小者過也六五過四而亨於外六二過三而亨於内蓋事有失之於偏矯其失必待小有所過然後偏者反於中謂之過者比之常理則過也過反於中則其用不窮而亨矣故曰小過亨彖曰小者過而亨也此以四陰之中舉六二六五

言小過也小過自臨來明夷變也臨九二之三六三之二成明夷二過乎三也明夷初九之四成小過五過乎四也二過乎三正也五過乎四不正也不正者矯其失而過正也正者時所當過過所以就正也所謂時者臨之兊秋也震春也明夷之離夏也坎冬也小過之艮終始也過與時行而六二之正不動惟六二不動乃能小過而亨利貞也君子制事以天下之正理所以小過者時而已譬之

寒或過於陰暑或過於陽冬裘夏葛无非正也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此以六二言小過也二五之柔皆得中也五得中得尊位過而在上者也二得中得正過而在下者也巽為事正則吉小過之道不以位之上下於小事有過而不失其正則吉柔得中也九四剛失位九三剛而不中震為作陽為大作大事非剛得位得中不能濟失位則无所用其剛不中則才過乎剛是以小過之時不可以作

大事故曰小事吉不可作大事此以二三四五言小過也明夷離為鳥初往之四自下而升有飛鳥之象四易坤成坤震震為聲聲往於上而止於下飛鳥遺音之象巽為風飛鳥遺之音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上逆也故不宜上下順也故宜下小過之時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不可過越已甚然亦豈能過哉譬如飛鳥泝風決起而上騰其音安能遠過俄頃而止矣大者如是則吉不然必凶時

不可犯也故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
上宜下大吉此復以初九之四言小過也中孚肖
乾小過肖坤故二卦為下篇之正鄭康成曰中孚
為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為陰貞於六月未法於
乾坤以卦氣言之為立春故太玄準之以差易傳
又曰明夷之離為小過之飛鳥　又曰小過晉變
離為飛鳥震為音艮為止晉上之三小過離去震
在若飛鳴而音止故飛鳥遺之音上陰乘陽故不

宜上下陰順陽故宜下大吉俗說或以卦象二陽在内四陰在外有似飛鳥舒翼之象妥矣並叢說

新安朱氏曰小者過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柔得中以二五言剛失位以三四言上逆下順以卦體言本義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征伐也未說到這箇大槩都是那過低過小底飛鳥遺音雖不見得遺音是如何大槩

且恁地說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問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先生曰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不知小者指甚物事_{並語錄}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天下

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為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易說

藍田呂氏曰山上有雷未升於天震動一山則有餘震動天下則不足此小者過也過猶不及君子不取於三者許其過者可過於厚不可過於薄

白雲郭氏曰凡物之過者非其物也事之過者非其事也過則其象變矣如泰之過不為泰否之過不為否也惟行之過恭不失其為行喪之過哀不失其為喪用之過儉不失其為用是則為可過之道所謂宜下大吉也故凡可過者過之則不為失不可過而過之斯為過矣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其所以為可過也歟自道論之三者猶為道之小者故稱小過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出地上其壯乘乾山上有雷小有所過也君子有時而小有所過者三巽乎上下而過行過乎恭也震巽為號咷而上六過之喪過乎哀也巽為高坤為吝嗇處高而吝嗇逼下已甚矣初六過之用過乎儉也時當小過君子不得不小有所過以矯正一時之過考父之過恭高柴之過哀晏平仲之過儉非過於理也小過乃所以為時中也

新安朱氏曰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本義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聲下來故為小過　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語錄並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

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一有則字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　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并易傳

白雲郭氏曰卦彖言飛鳥之象飛鳥之音而初上又明飛鳥之凶中實外柔飛鳥之象也上逆下順飛鳥之音也迅疾多過飛鳥之凶也別而言之固

不同合而言之則飛鳥皆有是三者之義也初六以柔居下其道順也從剛而應四則舍順而從逆飛鳥上逆之過也是以有凶飛鳥之過一往不及反雖欲救止之末如之何矣故曰不可如何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明夷離為鳥初之四飛鳥也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四動體而躁初艮體不正柔而止不當過也正應在四為四所以不當過而過其過至甚如飛鳥迅疾雖欲救止不可如何其凶必矣

坎為可四以之坎毁不可也兊口如何也與鼎信如何也同象是為惡成而不及改者易傳曰小人躁易而上應助過速且遠不容救止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

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本義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

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

為鳥翼之象鳥出乎卯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並語

錄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伊川先生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他卦則陰陽相求

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　過之時事无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君臣一作其及其不可過臣之分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其上比於陽不若下遇於陰與其上合於五不若退附於初宜下之義也无應於上故能免咎臣居已下猶不可過況其他乎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過於初而處於内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不進於上而安於下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祖在初妣處内君居上臣居下也以陰居陰妣也臣也行有加於初而得之於内禮知有所尊而安於下所以无咎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又曰五陰而尊祖妣之象也雍曰過其祖而遇其妣謂二之遇五也不

及其君遇其臣謂五之遇二也過祖之妣尊妣也不及之臣自卑也尊妣而自卑則二五雖俱為陰柔而君臣之分不亂所謂行過乎恭也是以无咎二五非正應而相從故言遇遇則所謂小過非大得志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乾在上為父四為祖五坤陰居尊位配乎祖妣也曰祖曰妣既過之稱六二中正祖尊也妣亦尊也祖不中正於義當過妣中而過之

義不可也過則失中矣故遇之遇不期而會五不應二以中相會故遇之言過而適與中相當也五君之位坤居之坤臣也過而適及於臣之分則可過而及於君過臣之分也於義為有咎故不可不戒易傳曰遇當也過臣之分其咎可知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

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本義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伊川先生曰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為而為陰所忌惡故有一作所當過者在過所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三不

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爲下皆如是也　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爲之防防之不至則爲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居陽以剛而應於上爲衆所疾非過爲防慎人或戕之凶之甚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之所以爲防者禮而已惟禮足以防人亦足以防己遇人而不知防則從或戕於

外守已而不知防則從或戕於内傷害旣至其凶如何信不可逃也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所以防之耳九三以陽居剛為道過矣過而不知防是以凶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剛正而應上六應則過五五中也中不可過三戒在小不忍用剛以過中故弗過宜正巳自守防小人則吉兊澤坤土止之防也三不防乃舍所守從之剛過乎中上或戕害之矣離

為戈兵已動失正戕之也戕者外傷之如何咎也與初六如何同象不能守正見戕於外其凶果如何也晉陽處父易狐射姑之班伯宗言於朝而諸大夫莫若皆過之而弗防故及於難易傳

新安朱氏曰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本義

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

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

至弗過遇之與弗遇過之皆是兩字為絶句意義

更不可曉語錄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

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　位不當謂一作故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過其宜也以一无以字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

意以夬與剥觀之可見與夬之象文同而音異也並易

傳

横渠先生曰道非剛亢故无咎有應於下故曰弗過遇之過此以往難无以除故危而必戒不可常然故勿用永貞一云九四以陽居陰而乘九三之剛非其過也乃適與之遇爾故无咎若率是而往必危以為戒終不可久故勿用永正當思奮爾易説

藍田吕氏曰小過之時柔過而剛不及九三九四

所以皆弗過九三以陽當位陰之所疾陽德不競不能勝陰雖防之至不免受戕之凶九四陽不當位不與陰爭故无咎弗過遇之陽不過陰勢不可長終必危矣故往厲必戒始遇終危安可長守以為正故勿用永貞

白雲郭氏曰九四以陽居柔无過也故无咎无咎无過遇之而已遇之者下順乎柔不以剛自居也若舍柔用剛以是而往危之道也故必戒焉勿用

永貞貴夫知時而已時不可過而過之故有往厲之戒時可小過焉又不可以斯道永貞也此過之與時偕行者也位不當者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弗過而遇之也或得位而中斯為大有為之君尚何往厲之戒乎故往厲之戒特處九四之道耳終非可久之貞也觀爻辭之義則遇為小事而過為大事故上六弗遇過之所以為亢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不當位以剛履柔為得宜矣故无咎四下應初則過二二中也弗可過也知二不可過乃與五遇五亦中也弗過二則與中適相當遇得其道矣若去柔用剛進而之五往則危厲故必以用剛為戒往之五成離戈兵之象不動允為口戒也小人過君子之時不戒而用剛鮮不為禍故丁寧之既曰必戒又曰勿用永貞當隨時處順不可固守其正是以終无咎也然盛衰相循无小人

常過君子之理巽為長陸震曰小者之過終不可長也戒而慎之以俟其復易傳

新安朱氏曰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終不

可長爻義未明此亦當闕本義　九四弗過遇之過

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之疑亦當作弗

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語錄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

雨已上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為豈能成功

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

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

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能畜剛止健凡言自我西郊進而不已也柔得中小事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非及物之

功且不能摧敵止暴也三止於下隱伏之象故曰在穴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雨必蒸聚自下而上則其潤澤周普今自西而東趨其所應其施未光也已上亦尚往之義易說

藍田吕氏曰小畜一陰不足以固三陽陽尚往而莫之畜小過二陽在内四陰足以固之陰上於陽為已甚而陽不足故皆足以致密雲而不雨也六五得位陰之盛者且在二陽之上故應斯象自我

西郊陰生於西陰盛陽弱而不交也四公位也九四比於六五不交於五而下應於初故曰公弋取彼在穴穴幽陰在下謂初也弋射飛鳥而反取在穴不交於五而應於二也

白雲郭氏曰雨之潤澤萬物非小道也豈小過柔中之君能盡其道哉雖與二為遇亦可小事而已故言雨則密雲自我西郊方興而未有潤澤之功蓋見其不可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者弋取小事

故能有在穴之獲在穴之獲謂二之遇也君臣之遇固非小事然未能大得君未足以澤及天下故為小也若乾之二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大矣已上者言陰道已上行而未雨益君臣俱柔之象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兊澤之氣上而為雲兊盛陰也故為密雲澤降為雨小過自明夷變初九往四成兊澤氣已上而未降雲雖密而无雨故曰密雲不雨已

上也言陰過陽君子之澤未能下也四在內外之交而見天際郊之象四兊西也五震東也巽風揚之雲自西往東由陰而升陰唱則陽不和不雨之象故曰自我西郊三公位明夷三坎為弓離為矢初之四成巽巽離為絲以絲係矢弋也弋取物之器也坎兊為穴坎幽隱也艮為手取也彼謂二六二在穴中有中正之德處於幽隱九三君子俯而取之往助於五然六二六五同為陰類二雖取之

豈能濟大事乎小過之時柔得尊位二陽在下為陰所過不能成功三下取二用力多矣亦豈能濟哉謂四陽為我二陰為彼以陽為主也若中孚陽謂陽則謂五曰我自謂曰吾謂二曰爾尊卑之義小畜彖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其辭與小過六五同蓋小畜所畜者小小過則所過者小皆不可以作大事過之則畜之矣二卦雖殊而大者為小者所畜而不得施則一也故關子

明曰小畜一卦之體當小過一爻之義然則畜之一也小大之時異焉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為而弋取六二以為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已上太高也本義

三父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

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弋是俊壯底

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並語錄）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伊川先生曰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為既過之極豈惟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　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

凶宜矣（易亟傳）

横渠先生曰不宜上而上乃自取之災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上六陰過而極至於已亢飛鳥不下離於網羅之象故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非獨天災亦有已過故曰有災眚

白雲郭氏曰知不可大事而遇之者二四之无咎也知不可大事而過之者上六之災眚也烏之飛也多失之過烏飛之過則離凶焉非獨天災亦自

取耳上六當過之時不知處過之道至於亢極其凶宜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其斯之謂與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不與五相當失中也又動而過之則甚矣而況處小過之極於時為已亢乎故曰弗遇過之上動成離離為飛鳥為目巽為繩以繩為目網罟之象其違理過常猶鳥飛過甚自離於網罟故曰飛鳥離之凶動則不正故凶離有伏坎

災也弗遇過之災乃自取非天也人也而曰災眚者過之極窮之災也於時已亢也人事過越如此使知時而守正未必能免已亢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本義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六